

朱熹语音浊上变去字次考

刘晓南

(复旦大学古籍所)

提 要 近代语音史上有关朱熹时代浊上变去的研究,在究竟有多少浊上字发生了音变这个基础问题上分歧巨大,莫衷一是。本文调整方法,穷尽材料,综合考察,从朱熹音叶语料中可用于研究的 144 个浊上字的 456 次使用中,考明已发生浊上变去的浊上字有 61 字 179 次,详尽准确地揭示了朱熹时代浊上变去的语音史料。

关键词 注音 叶音 押韵 浊上变去 近代语音

利用朱熹音叶语料(即注音、叶音语料)等研究朱熹时代通语声调的浊上变去问题,此前主要有许世瑛(1974)、王力(1982)、黎新第(1999)三位先生发表了论著,然而并未形成共识,从论据到论点均有分歧,而论据的分歧尤为突出,以至于朱熹音叶中究竟有多少字音可以确认为浊上变去,迄今仍然莫衷一是。有鉴于此,我们特辟专题,全面考察朱熹语音材料中可确认为浊上变去的字次,以期研究南宋时代浊上变去问题夯实基础。

1. 诸家分歧:方法及标准

这里先简单回顾一下诸家的研究。台湾学者许世瑛(1974)最早对《诗集传》的音叶语料“作通盘性之检核”,认定朱熹口中已有 17 个全浊字变读去声,同时还有 50 字仍读上声,4 字难以断定是否读去声。1982 年,王力先生撰《朱熹反切考》,将研究范围拓展到《楚辞集注》,在讨论声调时,列举全浊上声读去声的字有 18 个。1999 年,黎新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调整方法,再作考察,读去声的浊上字数扩展到了 32 字(按,黎文中提供的数字为 31 字),不过,其中有的字仍有上声一读,也就是说,32 字其实包含了上去两读的部分。

通过上面简单的回顾可以看到,二十余年来,确认为浊上变去的字数大体是逐渐增多的,与之相应,判断浊上变去的方法也愈加具体细致。起初,许世瑛的论文没

有介绍其研究方法,但从他提供的实例可以看到,他主要是根据上、去声韵段的押韵方式或被注字的注音方式,来推断浊上字在当时口语中是否读为去声。王力先生(1982)也大致采用类似的做法,黎新第(1999:73)把王力先生的方法归纳为两项:“一项是全浊上声常用字与其他上声韵脚叶韵时注有反切;一项是全浊上声字与去声韵脚叶韵,无论是否注有去声叶音,都应是已读去声。”黎氏自己则在前辈的基础上对研究方法作了一些调整与细化,所论浊上字是否变读去声的表现达到了13种,其结论是:朱熹音叶中浊上字除已变读去声32字之外,仍读上声的有21字,另外还有62字尚难以判断是读上声还是去声,不过各类之间有重复。

只要我们不拘泥于抽象的数字,逐条核对上述三家所列举的已读去声字例,就会强烈感到相同的太少,不同的太多,请看表1。

表1 三家浊上变去字异同

三家相同者 5字	两家相同者共10字			仅出一家者合计32字		
	许王	许黎	王黎	许	王	黎
父动造尽户	视	似俟涖 鯁酷	士受墀罪	稻汜祀绍 寿苻	阜土仕践绪 舅咎怙	鲍伴辅妇弟殆簪在 皂静瘳序叙恃善厚 洿祸

表1显示,三家提出已读去声的浊上字总计有47字。可是,区区47字之中,三家互不认可者竟多达32字,只有两家认可的仅10字,三家都确认已读去声者仅5字而已,数量很少。如果说这5字代表了诸家共识,那么共识仅占10.6%,没有形成共识的比率高达89.4%,如此悬殊,令人惊异。看来,二十余年研究中的“数字累增”的确说不上是后作者对前人的“补缺”,倒更像是“刊谬”。在许多情况下,大概你认为浊上变去了的,我认为不是,我认为是的,你又认为不是,充分显示了各家对浊上字是否归去有不同看法,取舍的标准也有所不同,这才造成了巨大差异。因此,要准确了解朱熹音叶中的浊上变去的字音究竟有多少,应当在前贤的基础上完善研究方法和判断标准,以便尽可能客观合理地确认全体浊上变去字例。

2. 材料与方法

2.1 材料:两类语料

诸家的语例均取自朱熹的《诗集传》和《楚辞集注》,因为这两部著作中有许多押韵和注音叶音语料,能够比较集中地反映历史语音信息。针对“浊上变去”的专题研究,自然只能限定在全浊上声字范围内取材,但并非书中所有的全浊上声字都适

用于本研究。比如“抱”字,《诗集传》中出现了3次,《楚辞集注》中出现了2次,可它从未出现在韵脚位置,从陆德明、洪兴祖到朱熹,也从没人给它作过一次音注,尽管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全浊上声字,也频频出场,但无法看到它显示出或本身附着了任何可以考察语音信息的线索,这种全浊上声字显然没有研究价值,只能加以排除。因此,在研究之前,先要从纷繁复杂的语料中遴选出能够反映浊上声调变化的材料。

综合三家语例,通过全面考察《诗集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和《楚辞集注》(李庆甲点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中具有某种语音线索的全浊上声字或与全浊上声字相关的材料,我们确认上述两部朱熹著作中适合用作浊上去变去研究的材料只有两类:一是“音叶”,即两书中被作过音叶或用作音叶的全浊上声字;二是“入韵”,即在今音读上声或去声韵段中用作韵脚字的浊上字^①。

两类语料中,三家提供的数据各不相同,收字有同有异,去除重复,三家涉及的全浊上声字共有108个。我们又查出符合两类条件的字有36个,合计共有144字,它们或韵或注,各种使用共计456次。

2.2 方法:七组要件

上述两类研究语料中,“入韵”和“音叶”看似简明,实则相互纠缠,加之又有许多相关信息孳杂其中,其实非常复杂,需要多角度多层次地探寻其中的浊上去变去信息。我们根据相关经验,综合前人成功的方法,疏其条理,提出以下七条判断声调音变的基本方法与原则。

第一,在入韵且未作音叶情况下,可以直接确认两点:一是在今读押去声的韵段中,如果浊上字不作音叶直接入韵,可断其已产生新的去声音读;二是在上声韵段中浊上字不作音叶直接入韵则可定其实读上声。

第二,在入韵且有音释的情况下,一要区分浊上韵脚字所处韵段今音是押上声还是去声,二要区分所作音释是注音还是叶音。注音与叶音之间的差异,简言之:注音旨在帮助读者识字,讲究实用,要求注一个实有且能拼读之音;叶音则是为了解决谐韵问题而拟定的,有着与生俱来的虚拟性,不足以直接用作实际读音的证据,由此衍生出下面三条原则:

(1)无论在韵段中还是在非韵情况下,凡给全浊上声韵脚字注为去声者(如下文3.1“苻”字),均可断其实读去声,不过这种情况相对较少。

(2)在今读去声的韵段中给浊上字叶音去声,受其虚拟性的影响,不宜作为实读去声的唯一证据,须有其他旁证(如下文3.2“造”字)。反之,如果在押上声的韵段中将原浊上字叶读上声,那么,其虚拟色彩同样也会消减它实读或只读上声的可能,

^① 按,“今音”在这里特指宋代诗韵,下同。

如果这个叶音同时又属于下文“第五”条所说的“本部叶音”，即可确定为“回叶上声”，凡回叶上声者都可确认新生了去声一读(说详3.1“动”字条)。

(3)如果在今读上声的韵段中对浊上字注音为上声,那就要区分被注字是不是常用字。如果是常用字,大概可以作两点解读:其一,常用字并不难识,又本属上声,它谐上声韵无论从哪方面讲都不必再注上声,不必注而注,且特地注明读上声,恐怕就是原浊上字新生了去声一读,从而对谐上声韵形成了干扰,需要回注上声才能确保读出上声而准确谐韵;其二,其释音方式是作注而不作叶,表明该字读上声并非虚拟,意味着被注字实际有上去两读。如果被注字属于非常用字,则给它加注反切的首要之务仍是释难字之音,是否反映声调的变化需要更多的证据。至于如何确认常用字,我们认为,除语感之外,还可以参考前人是否为该字作过注音。因为前人注音是为了帮助读者识字正音,原则上被注字必有读音上的障碍,难以识读才需要注音,注与不注必然与字的难易程度或常用不常用相关。因此,我们参考陆德明《毛诗音义》、洪兴祖《楚辞补注》的音注,综合语感上的难易程度来判断是否为常用字。一般来说,识读较难或者干脆不认识、陆氏或洪氏作了注音(有的甚至每次必注)的,可定其为非常用字,反之,识读较易,陆、洪没作音注(有的从不作注)的,应当属于没有阅读障碍的常用字。

第三,无论给全浊上声字注音还是叶音,须区分音叶切语是承用前人旧切还是作者自创新切。朱熹音叶中“承前”或“自创”与实际语音息息相关,由此又衍生出下面三条原则。

(1)关于注音承前旧切。直接抄录前人旧切来给难识字注音,说明这些旧切仍合时用。不过,偶然也有韵脚字在前人旧切或直音之后再追加一个音切,这可能是旧切与时音之间有了某种程度的差异,为了指示准确地诵读谐韵而补入的语音信息(例如3.1“土”字)。

(2)关于注音自创音切。前人的音切如果切不出时音,不合时用,朱熹就会弃用旧切新作切语(如3.1“叙”字)。特别要关注那些前人没有音注、朱熹自创反切注音的字条,这很可能体现了在前人那里没有读音问题的浊上字,到了宋人那里出现了问题,所以必须作出新的反切。有时同一字词多次使用时既自创音切注之,又录用前人旧切,承、创之间的调类上、去有异,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很可能体现了正处于演变过程中的新、旧两读此消彼长的动态共存状态(如4.2“壇”字)。

(3)关于叶音的承与创。叶音大多数为朱熹自制,但也有一部分承自吴棫、洪兴祖或宋代韵书(参刘晓南,2003),它们的来源相当复杂,有必要厘清其承用与自创的区别。我们认为,大概承用前人旧切的叶音比较注重文献根据,反映书面音的成分较多,自创反切的叶音弱于文献支持,但相对接近实际语音,尤其是前人已有叶音朱

熹不取而自制叶音的条目,更是如此(详 4.3 “户”字)。

第四,如果全浊上声字是多音字的话,要注意辨别其叶音是针对它的什么音改叶。如“造”字在下列韵段的叶音^① :

周颂闵予小子:造_{叶徂候反}疚_{音救}考_{叶祛候反}孝_{叶呼候反}。

周颂酌:受造_{叶徂候反}。

虽然“造”字 2 次都是“叶徂候反”,但其意思是不同的。根据韵书的音义关系,《闵予小子》诗中释为“成也”的“造”,本当读上声“昨早切”,改叶“徂候反”,除改韵之外还有改调的意思。《酌》诗中“造”义为“诣”,此义本音去声“七到切”,那么这个“叶徂候反”的“造”就只为改韵而作,并无改调的意思。可见,确认被注字的本音也是判断其叶音是否变调的一个重要指标,本音不同,即便是同一个叶音,其变调与否也会不同。

第五,要区分全浊上声字叶音是在诗韵的本韵部范围内改叶,还是跨韵部改叶。跨韵部改叶以改韵为主,不易直接据以断其声调变化。在本韵部范围内改叶,原则上只有两个可能,一是改洪细(限于山、咸、效诸摄),一是改声调。如果没有改变其洪细开合,那么,叶音只可能是变动声调(例如 3.1 “鲍”字条)。

第六,全浊上声字作为反切下字或直音字给其他被注字作音叶时,是给今读上声还是去声被注字作音叶,需要辨别。如果浊上字给本读去声或需要读去声的被注字注音或叶音,那么这个浊上字必已变读去声了(例如 3.1 “静”字),反之则读上声。

第七,要分辨全浊上声字音叶的语料是出自《诗集传》还是《楚辞集注》。之所以同出一人之手的著作要区别对待,主要是因为两书各自的撰作历程有所不同(参束景南,2001),导致其音叶出现了一个倾向性的差异。简言之,《诗集传》是经历三十余年修订打磨、深思熟虑的成熟之作,其音释一字一音,利落决断,表达的是作者的正式意见;而《楚辞集注》乃晚年草就,并未完全定稿,致使音释有不确定之处,常见一字注数音,当读何音并不那么确定,作者似乎还在斟酌取舍之中,因而显得不那么正式,不过,这种非正式性又使得他的自创反切较为接近实际口语(例详 3.3 “似”等字)。

综合说来,七个方面各有侧重且互相补充,堪称“七组要件”,由此组合成判断全浊上声字是否读去声的标准或规则体系,帮助我们尽可能准确地判断,每个浊上字的每次音叶或入韵中是否蕴含了口语中读为去声的语音内涵,从而较为全面地确认全浊上声字声调的变化情况。

2.3 操作:两部分及三段式

运用“七组要件”逐一研究各字的每一次音叶或押韵,可以看到 144 字中是否

^① 所引诗骚韵段包含三个内容,一是韵段出处位置,二为该韵段所有韵脚字,三为朱熹为韵脚字所作的注或叶,用小号字附著于被注字的右下方。

读为去声的表现相当复杂,大致可归纳为三种类型:一类可认为已读去声,一类属于上去两读,一类尚未发现或难以确认有去声新读。下面我们详论已读去声和上去两读的两个部分。每个部分都根据字例的特点分若干组讨论,先穷尽语例,再作必要的考证或说明。语例是讨论的基础,为便于把握,我们先确立一个全文通用的语例格式:三段式,即每条实例都包含三部分内容:

一是字头与次数,即所讨论的浊上字及使用次数,次数标于字头之后,仅1次则不标;

二是出处,即字头所出之篇、章,《楚辞》篇下无章,则加注其出处页码;

三是音叶表现,有四种情况:①字头为非韵脚浊上字且有注音的,则先以引号转录字头所在诗句,再在被注字后用括号列出朱熹的注音;②韵脚字的音叶,列举字头所在韵段的全体韵脚及音叶,但字头之音叶用大号字加括号标示,其他音叶用小号字附著于被注字之下;③字头如果仅给别的字注音,同样依其所注对象是入韵还是非韵方式列举音切;④字头仅入韵而未作音叶者,列出所在韵段的所有韵脚及其相关音叶。如果一条音切重复出现,为省篇幅仅举初见例,在其音叶括号内注出其次数,再用小号字列出重出诸例的出处(例3.2“寿<叶殖酉反3>”条)。三段式是举例的基本样式,讨论时有可能根据具体情况而略作调整。

144字的诸次用例有许多是前人提出过的,为免烦冗,文中恕不一一注明,诸例之后的考论主要为本文所述,若涉及前人成说,则注明出处。

3. 已读去声,未见又读上声者

诸多浊上字中,最应当关注的是那些可以证明在诗骚音叶中已出现去声读音,但又没有发现仍存上声一读的字例。这些字最有可能已经脱离上声而变入去声,但为慎重起见,我们暂称之为“已读去声,未见又读上声者”。

3.1 音叶或入韵显示原浊上字变读去声(13字18次)

鲍

大雅思齐三章:庙_{叶音貌}保(叶音鲍)。

动

商颂长发五章:共_{音恭叶居勇反}虬_{莫邦反叶莫孔反}龙_{叶丑勇反}勇动(叶德总反)竦_{小勇反}总。

墀

郑风东门之墀一章:墀(音善叶上演反)阪_{音反叶孚衡反}远。

市

楚辞天问 67 页:市媿。

静 2

楚辞大招 147 页:静定。

楚辞九辨 127 页:靚(音静)杪秋之遥夜兮。

帖

魏风陟帖一章:帖(音户)父。

洿

楚辞天问 56 页:错_{七哉反}洿(音户)。

楛

大雅旱麓一章:瞻彼旱麓,榛楛(音户)济济。

苻

周南关雎二章:参差苻(行孟反)菜,左右流之。

鸙

楚辞离骚 18 页:雄(羽弓反,黄云呼故反,然则鸙字欤)鸙之鸣逝。

杜 3

唐风杖杜一章:杜湑_{私叙反}。

豳风鸛鸣二章:雨土(音杜徒古反)户_{叶後五反}予_{叶演女反}。

周颂丰年:丰年多黍多稌(音杜)。

叙 3

唐风杖杜一章:杜湑(私叙反)。(按,此例重见于“杜”条)

小雅采芣四章:饁(音叙叶音湑)饁者_{叶掌与反}。

楚辞天问 55 页:纂就前绪(音叙),遂成考功。

土(馥)

豳风鸛鸣二章:雨土(音杜徒古反)户_{叶後五反}予_{叶演女反}。(按,此例重见于“杜”条)

“鲍”,《广韵》巧韵薄巧切,朱熹用“鲍”给“保”作叶后与去声“庙”字谐韵(按,“庙”的“叶音貌”只是改细为洪,原去声不变),说明浊上“鲍”字已变读去声,否则声调不谐。

“动、墀”两字是典型的回叶上声谐韵。比如“动”字,《广韵》“徒总切”,朱叶“德总反”。从切下字看,叶音与韵书音完全同韵同调,意味着将本读上声的字,现在又改回来叶上声,只有实际读音已不读上声才有回叶的必要。由叶音的虚拟性可以推知,被注字已不读上声,实际变读去声了。“市、静、帖、洿”都在今音去声韵段中押去声(其中“姁、父”读去声详下文)，“静”又给去声“靚”注音(按,承于洪兴祖)。“帖、洿、楛”三字均注“音户”,“户”字有上去二读,去声为常用音(说详 4.3),此处当用其常用音作注。“苻、鸙”都是本属浊上而注为去声,“苻”字释文原注“衡猛反”(中华书局 1983 年影印通志堂本,53 页下,本文所引释文均为该本),上声,朱熹改写为“行

孟反”，去声，尤可见声调的变化。

“杜、叙、土”3字关系密切，需要合在一起讨论。“杜”属定母，韵书本读上声，在《杕杜》一章中入韵一次，该章4个韵脚字韵书都归上声，似乎是个上声韵段，但其中承用于陆氏释文的“湑，私叙反”这条反切，隐藏了一条重大历史语音信息，奥妙就在其切下字“叙”字。只要我们全面稽出《毛诗音义》中用“叙”字作切下字的反切，逐条与朱熹相应切语比对，就可以清晰地看出朱熹是非常排斥用“叙”字押上声的。据我们调查，邪母上声“叙”字本身在诗骚中无入韵者，陆德明在《毛诗音义》中用它作“湑6胥夔夔”4个浊上声字的注音共9次，除《伐木》中“曰湑，思叙反（75页下）”一条是对《毛诗传笺》中语词的注音，不是诗经本文，朱熹无对应之注外，其余8次的被注字均属韵脚字，朱熹也都作有音叶，但对释文旧切中的切下字“叙”的“录用”或“改作”是不同的（见表2）。

表2 朱熹针对《释文》用浊上字“叙”字所作诸音切的“录”或“改”

字头	出处 (字头位置及其他韵脚音叶)	声调	释文音	朱熹音及其改或录	
湑3	小雅伐木:湑酤鼓舞暇 _{叶後五反} 小雅裳裳者华:湑写 _{叶想与反} 小雅车辇:湑写 _{叶想羽反}	押上声	思叙反	思吕反	改下字
湑	小雅蓼萧:湑写 _{叶想羽反} 语处	押上声	息叙反	息吕反	改下字
胥	小雅桑扈:扈 _{侯古反} 羽胥祛 _{侯古反}	押上声	思叙反	思吕反	改下字
夔	小雅伐木:许夔夔父夔 _{叶居五反}	押上声	音叙	象吕反	直音改切语
夔	小雅采芣:夔者 _{叶掌与反}	押上声	音叙	音叙叶音湑	先录后改叶
湑	唐风杕杜:杜湑、踣 _{俱禹反} 父 _{扶雨反}	去、上	私叙反	私叙反	照录

表2中4个被注字的8次入韵，根据朱熹对陆氏音切改动或录用的不同，以双线隔为两个部分，线上的朱音对陆音均有改变，线下照录旧切。

双线上7次音叶所在韵段，根据表2第二栏中各韵段朱熹对被注字之外的其他韵脚所作的音叶可知，它们都确凿无疑地押上声韵。7次押上声韵的4个字头，陆氏释文所作的5个反切、2个直音都采用“叙”字注其韵调，可知唐人口中，全浊上声“叙”字押上声韵没有问题。到了朱熹笔下，陆氏这些音切全部被修改了，具体为：5次反切，朱熹照录陆氏的切上字，将原全浊切下字“叙”全改为次浊字“吕”；2次直音稍有不同，“夔音叙”直接改为以“吕”为切下字的反切，“夔”字则先录用陆音“音叙”

给难识字注音,再新制“叶音涓”改其入韵之音,也是将浊上“叙”字改为清上。7条音叶的修改,集中于一点,即撤掉原音切中全浊上声“叙”字,换为次浊“吕”或清上“涓”字。在这一组“确凿无疑”的上声韵段中,无一遗漏地针对浊上“叙”字作出规避,或改为次浊或改为清上字,大概在朱熹看来,只有如此替换之后,被注字才能毫无悬念地准确读为上声而顺利谐韵,“叙”在朱熹口中不读上声难道不是很明显了吗?

再看双线下照录1次的陆音,同样看似押上声韵,同样“涓”字作韵脚,同样以浊上“叙”为切下字,这一次却完全照录释文的反切。朱熹既然已经多次在上声韵段中排除“叙”音,突出地表达了“叙”字不能谐上声韵的意思,那么这里为什么又不排除了呢?这种显而易见的矛盾,极不合理,如果朱熹不是偶然误注的话,就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本韵段在朱熹看来是不押上声的。观察本章的四个韵脚:“杜涓(私叙反)踣俱禹反父扶雨反”,并不像上述7个韵段那样“确凿无疑”地押上声,如果先入为主地把“杜”字认定为读上声,再把“私叙反”也拼读为上声,那么整个韵段才会读为上声。朱熹似乎并不这样读。他很可能一如既往地“叙”读为去声,按“私叙反”切出的这个“涓”音就变为去声了,那么,这个拼读为去声的“涓”字在本章韵脚中跟谁谐韵呢?显然不跟它后面确凿无疑的上声“踣俱禹反父扶雨反”字谐韵,唯一可能的谐韵就是“杜”字,前提是浊上字“杜”字也读去声。

“杜”字读去声吗?查诗中“杜”字共出现6次,因为它是常用字,所以全无音叶。但诗中2次用“音杜”作注,其中《鸛鹑》被注字“土”属于上声韵段的韵脚,这提供了声调的信息,可资考证。这个“土”不是“土地”的土,而是“桑皮”之义,《广韵》写其本字为“𦵏”,本读浊上,朱熹注为“土,音杜,徒古反”。其中“音杜”取于释文,乃承用前人旧音以注疑难字,奇特的是,在“音杜”之后朱熹又补充注入《广韵》的反切“徒古反”。从韵书看,“徒古反”切的音正是“杜”。直音之后追加一个同音反切,既属冗余,也不合乎《诗集传》中一字一音的常例。我们认为,直音“音杜”之后补加韵书反切,不是随意而为的冗注,而是针对前人旧音所作的补充说明。我们推测:朱熹很可能认为释文所注“土,音杜”,乃历来相传之雅音自不可废,应当入注,但“土”所在的韵段要求谐上声韵,对这个来自唐人的音多了一层要求,如果本属浊上的“杜”在宋代实际读为去声,照“杜”音读之,就不能很好地谐韵了。朱熹大概是为了防止读者按“杜”音读为去声而不谐韵,才特地追加韵书反切“徒古反”(按,在朱熹音叶中全浊切上字不影响反切拼读音节的声调,说详4.1“辅”字条),必使之回读上声来谐韵的。“徒古反”其实相当于一个叶音,朱熹不用“叶”而用注音的方式,大概是说“土”(按,非指“𦵏”字)在口语中常用音读上声的意思。

通过上述考证与推论,我们判断“杜”字口语实读去声,“涓”的切下字“叙”也读去声,再来看在《杖杜》中的4个韵脚及朱熹的处理:“杜涓私叙反踣俱禹反父扶雨反”,其

条理就清楚了。朱熹其实将该章分为两个韵段，“躡父”两字押上声自成一段，“杜湑私叙反”押去声另为一段，其中“杜”口语已读去声，“湑”只是照陆氏释文反切拼读为去声谐韵而已。

3.2 被注字本有浊上与去声二读或上声清浊二读，其中浊上一读变读去声（7字15次）

为讨论方便，在字头下简列《广韵》两读之音义，出于《集韵》者注其书名，两读义异者，在字例末尾增加被注字的义注或所在诗句，以表明该字音义关系，两读义同者则略之。

伴，缓韵蒲旱切“伴，侣也”，换韵薄半切“伴，伴矣”。

楚辞惜诵 76 页：伴援于愿反，朱注“伴，侣也”。

酤，姥韵侯古切“酤，一宿酒”，暮韵古暮切“酤，卖也”。

商颂烈祖：祛候五反所酤（叶候五反），朱注“酤，酒”。

尽，浊上轮韵慈忍切“竭也，终也”，清上即忍切“曲礼曰虚坐尽前”，此属虚词。

小雅楚茨六章：尽（叶子忍反）引，“尽”所在句“维其尽之”。

造 4，皓韵昨早切“造作”，号韵七到切“至也”。

王风兔爰二章：罍音孚叶步庙反造忧叶一笑反觉居孝反叶居笑反，朱注“造，亦为也”。

郑风缁衣二章：好造（叶在早反），“造”所在句“敝余又改造兮”。

周颂闵予小子：造（叶徂候反）疚音救考叶祛候反孝叶呼候反，朱注“造，成也”。

周颂酌：受造（叶徂候反），朱注“造，为”。

视，旨韵承矢切“视，比也，瞻也，效也”，至韵常利切“视，看视”，两读义同。

小雅大东一章：匕必履反砥之履反矢履视（叶善止反）涕音体。

寿 4，有韵殖酉切“寿，寿考”，宥韵承咒切“寿，寿考”，两读义同。

豳风七月六章：枣叶音走稻叶徒苟反酒寿（叶殖酉反 3 / 又见大雅江汉六章、周颂雍）。

小雅南山有台四章：栲音考叶音口柎女久反寿（叶直酉反）茂叶莫口反。

恃 3，止韵时止切“依也，赖也”，集韵志韵时吏切“恃，丈也”，两读义同。

小雅蓼莪三章：恃至。

楚辞惜诵 76 页：异恃殆叶徒候反。

楚辞悲回风 100 页：恃（叶上声）止。

7 个字中“伴、酤、尽、造”两读义异，“视、寿、恃”两读义同，可分两组来谈。

“伴”组 4 字中，“伴”押本部去声不作音叶，“酤”押本部上声回叶上声，实读为去声，均脉络清晰。“尽”的叶音其实就是其清上的异读，从韵书看该叶音只改变了声母的清浊，为求叶韵却变其声母则太匪夷所思了，显然此叶是变其声调回叶读上。“制造”义及其引申义的“造”4 次入韵，直韵本部去声 1 次，回叶本部上声 1 次，都反

映其实读去声,《闵予小子》“造_{叶徂候反}”叶他部去声,黎氏(1999:77)以为难辨上去,但旁证前两例,此亦可断其声调已读去矣。

“视”组3字中,“视”在诗中15次出现,仅入韵1次,“寿”出现入韵4次,均押本韵部上声,朱熹全都回叶本部上声,从中可推知两点:一是“视、寿”多次出现于非韵脚从不注音,表明其属常用字不必注音;二是押本韵上声必回叶上声,说明其常用之音必去声,甚至其上声之音已消失亦有可能。“恃”,诗中入韵1次,许世瑛(1974:480-481)认为当读上,黎氏(1999:75)认为当读去,为何分歧如此?查《蓼莪》三章的韵脚字以及朱熹所作的音叶:“耻久_{叶举里反}恃恤至”,许氏可能是根据现代古音学将“耻、久、恃”作为一个韵段,“恤、至”作为一个韵段,“恃”押上声故当读上。但朱熹的韵段是不是这样划分的呢?他显然是将“久_{叶举里反}”与“耻”押韵,“恤”宋代读入声,朱熹不应当与去声“至”押韵,去声“至”字朱熹不另注叶上声,则必认定该诗是“耻、久”“恃、至”两段。再旁证《楚辞》中“恃”韵去声不叶,韵上声回叶上声,可证“恃”在朱熹口中读去声无疑,黎氏是也。查《广韵》“恃”只录上声,《集韵》增列去声一读,这种先后顺序可能反映了“恃”去声一读乃唐以后新生的。

3.3 从“吕”得声或声符与“吕”相关的一组齿音全浊字(8字28次,另附舌音2字6次)

俟 3

邶风相鼠二章:齿止止俟(叶羽己反又音始)。

小雅吉日三章:有_{叶羽己反}俟(叶于纪反)友_{叶羽己反}右_{叶羽己反}子_{叶奖履反}。

王风葛藟二章:涘(音俟叶矣始二音)母_{叶满彼反}母有_{叶羽己反}。

涘 3

王风葛藟二章:涘(音俟叶矣始二音)母_{叶满彼反}母有_{叶羽己反}。(按,此例重出于“俟”)

秦风蒹葭三章:采_{叶此履反}已涘(叶以始二反按“反”当作“音”)右_{叶羽轨反}止。

大雅大明四章:涘(音士叶羽己反)子_{叶奖礼反}。

耜 4

豳风七月一章:耜(叶羊里反)趾子_{叶奖履反}亩_{叶满彼反}喜。

小雅大田一章:事_{叶上止反}耜(叶养里反 3/又周颂载芣、周颂良耜)亩_{叶满彼反}。

祀 7

大雅生民一章:祀(叶养里反 6/又生民二章、生民六章、生民八章、周颂雍、鲁颂閟宫三章)子叶_{叶里反}敏_{叶母鄙反}止。

召南江有汜一章:汜(音祀叶羊里反)以以悔_{叶虎洧反}。

涘

楚辞思美人 93 页:佩_{叶音备}异_{叶音替}态_{叶音替} 埃_{叶尺遂反}出。

汜 2

召南江有汜一章:汜(音祀_{叶羊里反})以以悔_{叶虎清反}。(按,此例重出于“祀”)

楚辞天问 52 页:汜(音似上声)里。

似 6

小雅小宛三章:采_{叶此履反}子_{叶蒲美反}负_{叶音替}似(叶养里反 3/_{又小雅裳裳者华四章、大雅江汉四章})。

楚辞成相 213 页:德_{叶音帝}辞(叶音似)事备。

楚辞天问 52 页:汜(音似上声)里。(按,此例重出于“汜”)

小雅正月八章:褒姒(音似)灭之。

姒 2

楚辞天问 67 页:市姒。

小雅正月八章:褒姒(音似)灭之。(按,此例重出于“似”)

8 个被注字中“俟、涖、耜、祀”只见于诗,“埃”只见于楚辞,“汜、似、姒”同见于诗、骚。

8 字中作了叶音的“似、俟、涖、耜、祀、汜”6 字,主要叶读喻母止韵上声,仅“俟、涖”两字又叶审母止韵“始”音。无论怎么叶,从韵书看,叶音与被注字韵调都相同,改变的只是声母而已。这就奇了,叶音不是变其韵调以谐韵吗?为什么这里变成了改其声母?笔者以为,这一组止摄精庄组全浊上声字,在宋代闽音中其韵母读与虞鱼相同(刘晓南,2016a)。朱熹在闽地开坛讲学,为了避免受所在地方音的影响,接受闽人吴棫的学说,即根据它们的声符“吕、己、以”等推其叶“羽己反”等音(吴氏说可于《韵补》中见之)。至于“俟、涖”朱氏新制“音始”叶音,意在修正叶音的声母相隔太远的问题(刘晓南,2019)。这样看来,本组字的叶音类似于由鱼模部叶入支微部,其改韵是清晰的,那么,有没有改调呢?从《诗集传》提供的“他部改叶”资料看不分明,但《楚辞集注》恰有自制音切叶音可释此疑。前文说过《楚辞集注》有比较接近口语的优势,所以应当重视。《楚辞集注》中“似 2 埃”二字语例,既有叶音又有入韵,“似”的 2 次音叶,一在《成相》中作为“辞”的叶音与去声“事、备”等字谐韵,这是“似”直接谐去声韵;一在《天问》“汜、里”韵段,朱注“汜音似,上声”,“音似”取于《楚辞补注》(洪兴祖,1983:88),用来注难识字,因为要与上声“里”字押韵,再追加“上声”二字,补充说明洪注的“音似”实际需要读为上声才可谐韵,那也就意味着被注字“汜”和注音字“似”本已读去声了。“埃”,黎氏(1999:75)据其在《思美人》中与去声“异、备、替”等押韵,断其已读去声,是也。由“似、汜、埃”等字推之,这一组 8 字之叶音改韵实际包含了声调的变化,是其已有去声之读。

附录:“怠、殆”,两个声符与“吕”相关的舌音浊上字,其例如下:

怠,诗中叶他部上声1次。

小雅宾之初筵五章:否_{叶补美反}史耻怠(叶养里反)。

殆5,诗骚中叶他部上声4次,叶他部去声1次。

小雅节南山四章:仕_{叶里反}子_{叶奖履反}已殆(叶养里反3/_{又小雅雨无正六章、商颂玄鸟})仕。

楚辞天问62页:止殆(叶当以反)。

楚辞惜诵76页:异恃殆(叶徒係反)。

这两个“声符与吕相关”的全浊舌音字,在《诗集传》中均与齿音一样“叶养里反”,其性质似应相通,但在《楚辞集注》中“殆”字谐韵上、去两调,朱熹不采用吴械的叶音,分别新创舌音反切叶之,从这个上、去声通叶的表现,亦可推其上去声两读,故“殆5”当归入下文“上去两读”类中。

综上文,全体已读去声不见遗存上声一读者共计29字62次。

4. 已读去声,而上声旧读仍存者

上去两读诸字,从字的角度看可以肯定都已出现去声的新读,但从各次具体使用来看,读上还是读去却有三种表现,一是本次可以确认读去,二是本次读上,三是本次读上读去尚难确认。为确保研究对象的信息准确又不至累赘,列举字例时,字头下列举该字适于研究的全部次数,实例部分则主要列举已读去声的用例或可以确定有新的去声一读的用例,此外仍读上声或尚难确定上去者简略述之,不作详列。

4.1 回注上声(14字76次,可以确认读去声的56次)

常用的全浊上声字在上声韵段用作韵脚时,前人无注,朱熹加注上声,这意味着在前人那里押上声韵没有问题的浊上字,在朱熹时代因出现新的去声一读致使上去声调混杂,需要注明上声才能准确谐韵。为何断其“上去混杂”?因为朱熹使用的是注音而不是叶音,这种音释方式隐含了读为上声并非虚拟的意思,所以称为“回注上声”。当然,在这组被注字的诸次使用中可能还包含可以直接确定其读去声的用例,但这并不影响针对回注上声而得出的“上去两读”判断。这14字的用例如下:

父7,“父亲、父辈”义本读浊上,诗中直韵去声1次,回叶上声1次,回注上声5次。

魏风陟岵一章:岵_{音户}父。

王风葛藟一章:泝_{呼五反}父(叶夫矩反)父顾_{叶公五反}。

唐风杖杜一章:耦_{俱禹反}父(扶雨反5/_{又小雅四牡三章、伐木二章、黄鸟三章、鲁颂閟宫二章})。

弟9,此为“兄弟”义,徒礼切。入韵7次,其中2次回叶本部上声,5次回注上声。给其他字作注2次,1次注读去声,1次可能读去声。

邶风蟋蟀一章:指弟(叶待里反)。

齐风载驱二章:济_{子礼反}灞_{乃礼反}弟(叶待礼反)。

邶风谷风二章:芥_{齐礼反}弟(待礼反 5 / 又邶风泉水二章、小雅常棣一章、小雅蓼萧三章、大雅行苇一章)。

楚辞山鬼 44 页:既含睇(音弟)兮又宜笑。(按,被注字“睇”音“徒计切”)

陈风泽陂一章:涕(他弟反)泗滂沱。(按,被注字“涕”他礼、他计两读)

士 12, 诗骚中韵上声 11 次, 其中叶上声 2 次, 回注上声韵 9 次。给别的字作注 1 次。

周颂载芟:以士(与以叶)耜_{叶养里反}亩_{叶满委反}。

大雅常武一章:士(叶音所)父_{音甫}戎_{叶音汝}。

郑风褰裳二章:洧_{叶于己反}士(鉏里反 9 / 又小雅祈父二章、小雅甫田一章、大雅既醉八章、大雅假乐四章、大雅卷阿七章、鲁颂閟宫八章、商颂长发七章、楚辞大招 152 页)。

大雅大明四章:在渭之涘(音士叶羽己反)。

妇 2, 在上声韵段中回注上声、叶他部上声各 1 次。

大雅思齐一章:母_{莫後反}妇(房九反)。

楚辞天问 65 页:子妇(叶芳尾反)。

祸 2, 诗中上声韵段中回注上声 1 次, 骚中叶他部上声 1 次。

小雅何人斯二章:祸(胡果反)我可。

楚辞成相 211 页:祸(叶许诡反)士徙施_{叶上声}。

仕 3, 诗中 3 次韵上声, 朱熹皆回注上声。

小雅节南山四章:仕(鉏里反 3 / 又小雅雨无正六章、大雅文王有声八章)子_{叶奖履反}已_{叶养里反}殆_{叶养里反}仕。

舅 2, 诗中韵上声 2 次, 朱熹均回注上声。

小雅伐木二章:舅(其九反)咎_{其九反}。

小雅頍弁三章:首阜_{方九反}舅(巨九反)。(按, 此条重见于阜字)。

像 2, 骚中韵上声 2 次, 朱熹 1 次回注上声, 1 次直韵上声, 后者例略。

楚辞橘颂 99 页:长_{上声}像(上声)。

甚 6, 诗中韵上声 1 次, 回注上声。诗骚给别的上声字作切下字 5 次, 例略。

小雅巷伯一章:锦甚(食荏反)。

受 3, 诗中直韵本部去声 1 次, 叶本部去声 1 次, 叶他部上声 1 次。

周颂酌:受造_{叶徂候反}。

小雅巷伯六章:受(叶承呪反)昊_{叶许候反}。

陈风月出二章:皓_{胡老反}憺_{力久反叶朗老反}受(叶时倒反)慄_{七老反}。

咎 4, 叶本部去声 1 次, 回注上声 2 次。又《楚辞·吊屈原》中直韵上声 1 次, 例略。

小雅小旻三章:猫_{叶于救反}集_{叶疾救反}咎(叶巨又反)道_{叶徒候反}。

小雅伐木二章:舅其九反咎(其九反按,此例释文无音)。

小雅北山六章:酒咎(巨九反按,此例释文“其九反”,朱改上字)。

上 10,上字本有上去两读,义异。诗骚中“上”字入韵及被注共 10 次,2 次入韵均当读去声却注为叶去声,是为浊上混读去。另外 8 次均非韵脚,朱熹音注符合韵书,例略。

小雅頍弁二章:上(叶时亮反)柄兵命反叶兵旺反臧叶才浪反。

陈风宛丘一章:汤他郎他浪二反上(辰羊辰亮二反)望武方武放二反(按此二音叶例)。

辅 8,骚中直韵去声 1 次,回叶上声 1 次,诗中回注上声 2 次。另外骚中直韵上声 3 次,再加上句中注上声 1 次,这 4 次都仍读上声,例略。

楚辞天问 70 页:辅绪。

楚辞招魂 134 页:苦下叶音户辅(叶音甫)予音与。

小雅正月九章:雨辅(扶雨反 2/又鲁颂閟宫二章)予叶演女反。

绪 6,骚中直韵去声 1 次,句中注去声 1 次,诗中回注上声 3 次。另直韵上声 1 次,例略。

楚辞天问 70 页:辅绪。(按,此条重见于“辅”字条)。

楚辞天问 55 页:纂就前绪(音叙)。

大雅常武二章:父旅浦土处绪(象吕反 3/又鲁颂閟宫一章、商颂殷武一章)。

14 字中,“父、弟”两字,在诗中分别韵上声 6 次、7 次,因属常用字,陆德明《释文》全不作注,朱熹则全注,两字除 3 次回叶上声外,全都回注上声,一是说明在之前的唐代没有语音问题的字在宋代已新生去声一读,必须注明上声才可准确谐上声韵;二是多采用注音方式而少用叶音,说明上声仍为实有之音。“土、妇、祸、仕、舅、像、甚”等 7 个常用字都是如此。此外“弟、甚”还给其他上声字作注多次,尤可明其犹存上声一读。“受”直韵本部去声 1 次,“咎”回注本部上声 2 次,两字又都有叶本部去声者,亦上亦去,说明有上去两读。“上”字,韵书本有上去两读,动词义读上声,方位词义读去声,《頍弁》“葛与女萝,施于松上”和《宛丘》“宛丘之上”句中“上”都作方位词,本音都当读去声,应当注为去声,朱熹却有“叶”去声者^①,以为它们本当读上声,看来,朱熹对于“上”的浊上读音与去声读音已经混淆不清了。

“辅、绪”两字在骚中互相押韵 1 次,朱熹无注,因两字均可读去声,此处可认其为去声韵段。两字在诗骚中又都各有 3 次押本部上声韵,前人无注,朱熹回叶或回注上声,说明两个字都新生去声一读。但是,黎新第(1999:76)提出“辅,扶雨反”之类的反切中“切上字为同声母全浊字”,应当看作“无从判断其在朱熹反切音系中是

^① 按:“宛丘之上”句是注两音,属二音叶例,也有叶的意味,详刘晓南(2016b)。

读上还是读去”，黎氏之说关系到切上字的清浊对拼读音节的声调有没有影响的问题。笔者曾反复观察朱熹用全浊字作切上字的反切，认为朱熹所制作的反切的切上字用全浊字不影响整个音节的声调，换句话说，朱熹所使用的反切中，确定音节声调的只有切下字，与切上字清浊无关。下面试就“辅，扶雨反”证之如下。

首先，“辅”字在诗中出现2次，陆氏释文均无注，朱熹全部自作新注。前人无注，至少在前人看来该字并不难识，不必作注，其读为虞韵上声奉母三等没有疑问。从唐代无注到宋人必注，说明在唐代没有语音问题的“辅”字在宋代有了语音上的问题。

其次，宋代新生了什么问题呢？查两个“辅”字都处于上声韵段的韵脚位置，必须读为上声方可谐韵，如果宋人口语也像陆德明一样读上声，谐韵无碍，朱熹何必作注？所以宋人口中“辅”字之音必然不是只读上声，而是新出现了去声一读，对它谐上声韵造成了干扰，为了防止读者按新的口语音读成去声使声调不谐，朱熹才注上“扶雨反”，表明此处得读上声。可见“扶雨反”所切得音节的声调必然由切下字的声调所决定，与切上字的清浊没有关系。

最后，辅字虽然有了去声一读，但朱熹叶音之外又多次采用注音方式回注，还有《楚辞集注》中“辅”直押上声3次，都说明其上声一读仍存。关于朱熹音叶中全浊字作反切上字与声调无关一事，具论于此，他处不再讨论。

4.2 或承或改前人旧切回注上声(11字37次，其中可确认读去声的33次)

鱣2,2次注都承释文，其中1次先注后改叶，另1次是承前人旧切回注上声。

小雅采芣四章：鱣(音叙叶音湑)鱣者^{叶掌与反}。(按，此条重见于“叙”字)

齐风敝笱二章：鱣(才吕反)雨。(按，此切语承用陆氏)

壇3,洪氏均注“音善”，朱熹非韵脚的2次取洪音，押韵的1次自制反切回注上声。

楚辞大招150页：南房小壇(音善2/^{又楚辞湘夫人36页})，观绝雷只。

楚辞涉江80页：远壇(式衍反)。

儻3,韵书本上去两读，洪氏韵上声时注上声，非韵时全注去声，朱从之。

楚辞抽思85页：敢儻(徒敢反)。

楚辞云中君31页：蹇将儻(徒滥反)兮寿官。

楚辞哀时命164页：志欲憾而不儻(大暂反)兮。

阜6,诗中韵上声6次，《释文》仅《驷驖》1处注音，朱则每字必回注上声。

秦风驷驖一章：阜(符有反4/^{又郑风大叔于田三章、小雅车攻二章、小雅吉日一章})手狩^{叶始九反}。

秦风小戎二章：阜(扶有反)手。

小雅頍弁三章：首阜(方九反)舅^{巨九反}。

踐2,诗中韵上声2次，《释文》仅注《伐柯》“踐，贱浅反”1次，朱熹则全部回注上声谐韵。

豳风伐柯二章:远践(贱浅反)。

小雅伐木三章:阪叶孚爨反衍践(在演反)远愆叶起浅反。

赵,作为常用字,诗中韵上声1次,《释文》音“徒了反”,朱改其切上字回注上声。

周颂良耜:纠叶其了反赵(直了反)蓼。

何(荷)6,韵书本读上声,在诗骚中2次注为去声。又有4次非韵承前注上声,例略。

商颂长发四章:何(音贺)天之休,不竞不綵。

楚辞自悼赋 235 页:何(音贺)性命之淑灵。

扈3,旧全注“音户”,朱熹将押上声韵者改旧音而回注上声,非韵脚者取旧注注之。

小雅桑扈一章:扈(侯古反)羽胥叶思吕反祐侯古反。

小雅小宛五章:交交桑扈(音户 2/又楚辞离骚 3 页),率场啄粟。

祐7,诗中韵上声7次,《释文》全注“音户”,朱一律不取,改作反切回注上声。

小雅信南山四章:祖考叶孔五反祐(侯古反 2/又小雅桑扈一章)。

大雅皇矣五章:怒叶暖五反旅祐(侯五反 2/又商颂烈祖)下叶後五反。

大雅下武五章:许武祐(侯古反)。

周颂载见:祐(後五反)嘏叶音古。

鲁颂泮水四章:武祖祐(侯五反)。

怙,诗中韵上声1次,朱不取《释文》“音户”之注,改作反切回注上声。

唐风鸛羽一章:羽翎况禹反監音古黍怙(侯古反)所。

媼3,骚中3次,洪氏均注“音户”,朱取之或叶或注。

楚辞东君 41 页:鼓簺其吕反媼(叶音户)。

楚辞抽思 85 页:媼(叶音户)怒。

楚辞礼魂 47 页:媼(音户)女倡兮容与。

非常用字“鱣、壇、憺”中,“鱣”在《采绿》中注“音叙”之后回叶上声,明其读去声,又承用《释文》“鱣,才吕反”注上声一次,明其又可读上声。“壇”,《楚辞》3次出现,洪氏均注“音善”,朱熹的处置是,非韵句2次注音取洪音,押上声韵则弃洪注改用上声反切回注,说明“壇音善”不能顺利地押上声韵,其切语不用“叶”,说明“壇”又可读上声,只是在需要韵上声时才回注上声,当它不必强调读上声时则一律注其去声,可见读去声当为常用音了。憺,只见于《楚辞》,洪兴祖注音仅于押上声韵时回注上声,非韵脚则一律注去声,可见其上去两读已经分化,注上声只为协韵而用,则其常读音为去声,朱熹全取洪氏。

常用字“阜、践、赵、何”中,“阜、践”虽前人有注,但并非处处作注,而朱熹则每次作注,其回注上声脉络清晰。“赵”为宋朝国姓,宋人无不识之理,这个常用的全浊

上声字押上声韵,本可不注,朱亦回注上声,明其已新生去声一读。“何”,诗骚中用为“负荷”义,即“荷”的本字,前人不注,朱全注去声“音贺”2次,充分显示新生去声一读。“何(荷)”另有4次承用前人旧音注为上声,这些都说明上声仍存,乃文献所记书面音。

最后,“扈、拮、怙、媮”4字中,“扈、拮、怙”本同音,“媮”常读“苦瓜切”,《集韵》又音“後五切”,此即朱熹在《楚辞》中的注音,所以4字可认为同音字,前人又都注“音户”,可一起讨论。“扈”,诗骚共用3次,朱熹分而治之,非韵脚2次则全取旧注“音户”注之,“户”常读为去声(详下),明“扈”可读去声,押上声韵1次不取释文之音而回注为上声反切,明其上声一读仍存。“拮、怙”两字与“扈”相类,诗中韵上声多达8次,释文均注“音户”,朱弃之不取,全部改写为上声反切。这个改写应当是回注上声以谐韵。“媮”在《楚辞》中3次出现,1次韵上声(《东君》),1次韵去声(《抽思》),1次无韵(《礼魂》),洪氏皆注“音户”,无韵者朱熹取之,韵上韵去两处则皆注“叶音户”,也是上去两读。

4.3 浊上字除已读去声诸例,又给其他读上声的字作注,知其仍存上声一读(6字57次,可以确认读去的23次)

户30,其中10次可断其读去,具体为:入韵6次,1次回叶,5次回注上声,给当读去声的字作注4次。此外给读上声的字注或叶音20次,全见于《楚辞集注》,例略。

豳风鸛鸣二章:雨土_{音杜徒古反}户(叶後五反)予_{叶演女反}。

豳风东山二章:字户(後五反3/_{又豳风七月五章2次})。

唐风绸缪三章:楚户(侯古反)者_{叶章与反}。

小雅斯干二章:祖堵户(胡五反)处语。

楚辞招魂137页:络(叶力户反)呼_{叶胡故反}居_{叶举虑反}。

楚辞抽思85页:媮(叶音户)怒。

楚辞天问56页:错_{七故反}洿(音户)故。

魏风陟岵一章:岵(音户)父。(按,此例重见于上“父”字条)

上面10个用例中,前6次“户”在诗中押上声,陆氏《释文》全不作注,朱熹全注:1次回叶,5次回注上声,明其上去两读。后4次作注音字,《楚辞》中3次的被注字都是谐去声韵,其读去声没有问题。第4次在《魏风·陟岵》中,“岵音户”其实取自《释文》,与押韵之字“父”虽有上去两读,但读去声为常,那么“音户”在这里也应当是押去的。查《毛诗音义》中陆氏《释文》注为“音户”者凡6字14次,朱熹只有3次照录,除《陟岵》的1次外,另两次为《小宛》五章“扈音户”,《旱麓》六章“拮音户”,这两次均非韵脚字,不必强调声调为上声,取《释文》注其难字音而已。此外11次《释文》注“音户”的字次是“酤2扈拮7怙”,全都为押上声韵的韵脚字。我们也可以跟前文“叙”字一样,考察这11次朱注对《释文》的取舍,可以明确看到朱熹也无一例外

地将《释文》的“音户”弃之不用,全部重新改写为必拼为上声的反切:“怙,候古反”,“扈,侯古反”,“酤,音古”,“拈,侯古反”等(例详3.2、4.2)。更有意思的是,《召南·采蘋》三章“宗室牖下”的“下”与“女”押韵,《释文》明确注曰:“下,如字,协韵则音户。”(56页上)这个《释文》明确为“协韵”的“户”音,朱熹仍然改为“下,叶後五反”,就算是协韵也不用“户”叶上声。如此统一地将涉上声谐韵的“户”全改写为能拼为上声的反切,完全可以确认,朱熹在《诗集传》中决不用“音户”直接押上声是明确的,由此也可以反证《陟岵》中照录释文“音户”就是认为本韵段押去声。

但是,在《诗集传》中不能直接押上声的“户”音却在《楚辞集注》中大量直押上声。《楚辞集注》的押上声韵段中出现了“下叶音户”19次,“媵叶音户”1次,共20次用“户”音给押上声的韵脚字作叶。同出一手的两本书如此不统一,必定事出有因。只要核对一下洪兴祖《楚辞补注》就可知道,这20次叶韵全部取自洪兴祖,不同之处只是把洪氏“音户”的注音改写为“叶音户”的叶音而已。由此可见,诗骚两书中,朱注“户”字叶不叶上声的差异,实源于作者自制音切与承前旧切的不同。弃“音户”之旧注、新制上声反切以谐韵的做法只见于《诗集传》,并且贯穿始终严格遵守,可知在《诗集传》中朱熹是彻底排斥使用“音户”作上声的音或叶的。此为其正式的意见,反映了“户”字实际语音中读去声为其主流读音。取“音户”作为上声叶音全部出于《楚辞集注》,是承用洪兴祖的旧说。其实洪氏也是承于唐人。自陆氏《释文》注“下,协韵音户”之后,宋人文献转相征引,已成定规,无论宋代口语中是否有此一读,被文人普遍认可已是客观事实,因此可以断言,朱熹这是从众取音,采用了一个文献记录的旧读或书面音来作叶音,并不代表实际口语中普遍这样读。综合“户”字在诗骚中的全部表现,可得出这样的结论:“户”字宋人有上去两读,其区别在于读去者为实际口语的主要读音,读上则表现为文献记录的书面音。

罪7,叶他部去声1次,给当读去声的字作注2次。又给当读上声的字注音4次,例略。

小雅巧言一章:威_{叶紆胃反}罪(叶音恠)。

大雅板七章:坏(叶胡罪胡威二反)畏_{叶紆会、於非二反}。

小雅小弁五章:譬彼坏(胡罪反)木,疾用无枝。

在8,在上声韵段中回叶上声5次。又直韵上声2次,给读上声的字注音1次,例略。

小雅小弁三章:梓_{叶奖履反}止母里在(叶此里反)。

楚辞离骚17页:在(叶才里反)理。

楚辞天问53页:子在(叶音紫₂ / 又楚辞天问57)。

楚辞天问57页:在(见上_{按“见上”即《天问》53的“在叶音紫”})里。

序3,骚中韵去声不作叶1次,韵上声回叶1次。又给当读上声的字注音1次,例略。

楚辞离骚4页:序幕。

楚辞成相213页:禹下_{叶音户}序予(序、予并叶上声)。

绍3,被注为去声谐韵1次,回注上声谐韵1次。又给当读上声字注音1次,例略。

陈风月出三章:照燎力召反绍(实照反)惨_{当作操七吊反。}

大雅抑三章:酒_{叶子小反}绍(市沼反)。

善6,在上声韵段中注“墀音善”后回叶上声1次。又给当读上声字注音5次,例略。

郑风东门之墀一章:墀(音善叶上演反)阪_{音反叶孚商反}远。

“墀”先音后叶,从韵书来看,后叶的“上演反”就是“善”的切语,先音后叶则音、叶必异,说明“上演反”实际切出的音不同于“善”,只有一个可能,“善”已新生去声一读,故需加叶上声反切以明押上声。“善”又给上声字注音5次,说明还遗存上声一读。

以上三种上去两读31字的170次用例,尚有58次仍读上或难以确定读去,可以确认读去的计112次,再加上前文3.3所附“殆”字5次,则上去两读中读去的共计32字117次。

5. 结语

运用“七大组件”多角度考察朱熹诗骚音释中具有某种语音线索、可用于研究的144个浊上字的456次使用,“已读去声”和“上去两读”合计有61字179次,与前人所提47字相较,超出此范围的有“市蚺蛄楛鸪杜扈祛媮壇赵何像上甚愴”等17字,皆为本文新增。

此外,黎新第提出的“皂、簞、厚”3字本文未归入读去类,略作说明于下。“皂”在《小雅·大田》第二章中“叶子苟反”1次,此乃叶他部上声,仅此一例,再无旁证,难定读去。“簞”在《小雅·斯干》六章中“叶徒检、徒锦二反”,属于比较特殊的二音叶(参刘晓南,2016b),又含有改叶他部的内容,诗骚中“簞”虽有3次使用,入韵仅此1次,另2次是给其他上声字注音,它是否读去声缺乏旁证,也当归入难定类。“厚”字朱注同于韵书,详下5.3。

144字456次中尚未发现读去声迹象的浊上字83个219次,有如下四种表现。

5.1 浊上字作为非韵脚字被注为上声

如“镐,胡老反”(见《小雅·六月》第四章),这一类有46字59次:榘庠峙跪淑杼佇杼2 竚2 鉏柜罇窳菌盾倭栈钱2 畎皖3 莞撰2 睨澣2 鞞瓚2 僮檀镐挑旄2 窈2 颢象潢沆盪蜓婞虬2 湛3 髡澹黠菡颌。

5.2 浊上字直接韵上声,或注叶中看不出是否有声调的改变

如“雉”在《天问》中与“底”直接押韵,未作音注。更为典型之例如“道”字,诗骚中共用14次,其中直韵本部上声6次,可定其读上声,叶他部厚韵上声7次,叶候韵去声1次,均难以确定是否读去。这类有29字107次:雉兕4否6奠釜2虞(簠)4紵矜柜4沮3待2缔茅近3殄2倮皂道14漂2皓昊稻下36强后3负2槛4菡篔3,其中“簠”是“虞”的异体,计为一字。

5.3 浊上字在韵书中本有上去二读,朱熹音叶格局同韵书,看不出是否音变者

如“厚”字,《广韵》上声厚韵胡口切,又候韵胡遘切,《楚辞·天问》(62页)“厚取_{此荷反}”押韵,《离骚》(9页)“詢_{呼漏反}厚”相押,一押上一押去,朱熹均无注,实同韵书。附带说一下,“厚”字诗骚中出现12次,朱注除改叶他部上声2次难定外,凡作注或未注均与韵书相同,上去两读并存,故当另归一类。这样的字有“重7夏4厚12後14”等4字37次。

5.4 仅用于注上声的浊上字

此种情况有“巨6是但4丈5”等4字16次。

从整体上看,浊上变去的变化在朱熹音叶中规模并不算大,仅凭数据,还难以看出朱熹时代浊上变去的准确面貌。不过,本文旨在考明朱熹语料中已有去声一读的字例及其字次,以期准确揭示朱熹时代语音中浊上变去的语音现象。至于由朱熹音叶推断南宋时代浊上变去的音变进程及其历史地位,则俟诸来日。

参考文献

- [宋]洪兴祖(撰) 白化文 许德楠 李如鸾 方进(点校) 1983 《楚辞补注》,中华书局。
- 黎新第 1999 《从量变看朱熹反切中的浊上变去》,《重庆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
- 刘晓南 2003 《朱熹诗骚叶音的语音依据及其价值》,《古汉语研究》第4期。
- 刘晓南 2016a 《朱熹诗集传韵系新论》,《北斗语言学刊》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 刘晓南 2016b 《诗集传音释的二音二叶同注例》,《汉语史学报》第16辑,上海教育出版社。
- 刘晓南 2019 《朱熹音叶全浊清化再论》,《语文研究》第1期。
- 束景南 2001 《朱熹年谱长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王力 1982/2008 《朱熹反切考》,《王力文集》第十八卷,山东教育出版社;《汉语语音史》,商务印书馆。
- 许世瑛 1974 《再考广韵全浊上声字朱熹口中所读声调》,《许世瑛先生论文集》,台北弘道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徐浩)